

诗路放歌

春色(组诗)

李志胜

破晓

南风搅得春水暴涨 趁天色晴好,水舟坚挺 我们渡到对岸去 不潮湿色厉,恐怕守不住 紧裹的秘密

向阳的坡,黄土漫了筋骨 洼地的麦根,酝酿着 下一个机遇期 对岸的农家乐有炊烟作龙蛇舞 我们借势,隐入桃花寺

花未眠

小雨低泣一宿。春风求告无门 湿树皮如新糊的水泥墙 好看的木纹,是谁丢弃的呢? 一声“啾”闪过。幽枝的街道上有柔和的灯盏亮起 有微醺的熟人,四下张望

短篷

短,是相对于春水、春风而言的 心灵的天空有多高,人生的渡船就有多阔

前日今朝,素简繁花,晴暖薄凉 无不是舱中客、板上影 雨在舷外弹着琵琶。唧唧的桨声 被春光放逐,像涟漪一样走远 执念,并开故里村头那棵缀满紫色 铃铛的

梧桐树,迎风而播的黄河谣 已是我此生百听不厌的安魂曲

花托

把花儿托起来的 不仅是花萼,树枝,天空 还有你们。你们这些泥土的孩子 被工业时代培养成才 农耕文明转轨型碰硬的火花 与驱动轮代步的你们合作 但你们不是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 这个春天的花朵,在绽放前 不惧人工地暖的蒸腾 吐香后,拥抱丽日晴色 把更多的目光点燃

春天的秘密(外一首)

贺红江

空气中甜密的指数越来越集中 挥舞的手指为何中毒 无名的毒,无解的难题 满园的春色无限膨胀

你说,春天的降临 是唯一的解毒剂

一朵别在发髻的花

四面八方的风 在这里打了转

静静的京红久趴在木栅栏边 眼巴巴地瞅着院外

看一朵别在发髻的花 喜上眉梢

浪淘沙·鸡公山

武宗义

神鸡化翠山,傲立群峦,昂首雄视 镇汉。冷眼寰宇风云卷,守望家园。 山外万里川,鱼米丰甜,楚地几曾 干戈乱。历数诸侯兴亡路,国强民安。

回望故乡

村里的井

若荷

井口朝天,对着遥远的天空,不知它深邃的心底,是否还有泉水的涌动,以及水花的奔腾。过往的行人不看它一眼,鸟儿也不在它身旁驻足,甚至井台上的石缝里,都没有一簇青青的苔藓,绿莹莹的,昭示着井水的旺盛。

井,曾经是村庄的见证。许多年前,当村子里还没有人烟的时候,这个地方也还没有井,直到有人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在这里搭房建屋,圈养牲畜,成立家庭,井才在这里安家落户。井是新井,也很浅。实际上,它的前身原本是一眼泉,泉水叮咚,流淌了百年千年。村里唯一的人家,将泉的周边进行垒砌、加固,使它不致在天气干旱的时候一点一滴地流失。

每天早上,年轻的男人在这里取水浇地,瓦做的陶罐挑在宽厚的肩上,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行走,一颠一摇地颠出水花。水花打湿了窄窄的田埂,打湿了蜿蜒的小路,洒在一串串初生的草芽上面。通向井的方向,便延伸出一条明显的小路,这是一条绿色的路,开花的路,有青草覆盖,有鲜花簇簇,于是村庄,于是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风山岭岭,就都有了人气,有了生命。

年轻的女人提着瓦罐来这里打水,光洁的额头上,青丝油亮,粉红的小袄下,裙裾摇曳着浅草。她只需轻轻地蹲下,将一只水瓢伸向浅淡的井口,荡一荡水面上的浮物,微微抖动一下手腕,一瓢水就从井里舀到了瓦罐之中。她用井水淘米,用井水浆

洗,在注满井水的锅灶底下升起炊烟,一个温暖而朴实的家,便撑起了希望。黎明是这样,黄昏也是这样。

男人在这里安家筑园,开垦土地,播种庄稼,女人在这里也几乎无所不能。她们一手淘洗着日月,一手拥抱着生命,从此一代一代的人,便在这往复无声的岁月中,繁衍生息,让村庄和这石砌的井壁、井水一样,开始了血脉相承。在那一双淘洗的手中,不仅有米粮和蔬菜,还有对男人的依赖,对儿女的呵护。男人的肩上,担着的不仅是庄稼、田地,还有对女人的疼爱,对家庭的责任。

人口多了,仅一眼井供不应求,村里的人,便想着在其他地方找水,慢慢的,村里由一眼井变作了两眼,两眼变作了三眼。不光饮用水需要井,淘洗水需要井,灌溉田地的水亦需要井。前往水井的老老少少愈来愈多,那里就成了热闹的场所,人们在井边聊天,传播与庄稼有关的信息。有意无意地到井边走动,放下担子,摸出一袋老旱烟抽上几口,嘴边的话匣子打开,一身的劳累就随烟雾散去了。

村里人崇尚团结,井边传播的消息,大都是村里人家的正气。家家户户必知的事宜,发生在村里的新鲜事情,都是从井边传开,成为佳话。女人们家长里短,孩子成长,女红针线,从炕头谈到井栏旁边,谈着谈着,便潜移默化进年轻女孩的心中,让她们悄悄记取一些生活经验。东家女孩出门打水,西家男娃随即前往跟随。勾担吱呀,柴门半开。一个圆月的天空,云下,一份朦胧的爱

情,在这里萌芽。

井边的菜园,几乎每日都在变化,辣椒、茄子、豆角、白菜,五颜六色,美不胜收。除了冬天,一年四季都离不开井水浇灌。取水,拎水,倒水,来来往往,一趟一趟。石井台上,每天都是水淋淋的,日久天长,黝黑的井壁便生出了苔藓,苔藓上面淋漓着水珠,站在井边,总有一种声音在“滴答滴答”,就像在和人说话。老人们就说,井是活的!活着的井,也会时深时浅,干旱天气,土地皴裂,井水也会变得浅而浑浊,一条长长的绳索,探向深深的井底,却短汲深,于是人们对水,就变得格外珍惜。

使用了一辈又一辈的取水工具,在更新换代,铁皮做成的水桶,取代了笨重的瓦罐,男人们依旧是一副挑子担在肩上,女人们端着烙有牡丹图案的瓷盆,走上井边的小路。一行大大咧咧,一行袅袅婷婷。脚下踩着浅草,不知生生死死了多少个春秋;低浅零散的花朵,不知停歇过多少美丽的昆虫。蜻蜓在这里起落,蝴蝶在这里追逐。活着的井,给远离村庄的田野,润泽出一副优美的风景。

无水的村庄,是留不住人的,村里的女孩找婆家,都要找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拥有金子般的心,拥有金子般的土地。村里的男孩娶亲,都愿找一个温柔如水的新娘。水,于无形中,成了一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字眼。一日的炕头坐完,新媳妇下地,都会先问一下老井所在的方向,从此,原本枯燥的日子,

便在新媳妇的手里,点化成了甜美的味道。她们承接着一辈又一辈女性的家务,承接着一辈又一辈的家事,日复一日,开始了山高水长。有水的村庄,喻示着幸福,也喻示着岁月的安祥。石砌的老井,给她们带来了希望。

井的历史由来已久。陶和井,历来是分不开的,从有井的那一天起,便牢牢地与井连在了一起。在一千多年以前,井是用陶器一节一节套叠起来的,一节一节的陶圈,用泥土烧制而成。春秋时期和西汉时的井,大多就是陶井,陶井圈上,印有美丽的纹饰,清澈的井水,就蓄积在光滑的陶井之中。时隔千年,在某些地区出土的陶井圈上,依稀还有席纹和绳纹图案。井的发明,是古代社会迈入文明的标志,它减少了人们对江河的依赖,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今,陶和井,都离我们渐行渐远。失去了村庄的青睐,井的容颜一天不如一天。井寂寞,从来没有过进过村子的井,便想象着村庄的模样。井并不知道,那个村庄的人,那倾尽乳汁养育的村庄,比井还要孤独,寂寞。年轻人远走他乡,老人们坐在街上。身边没有了孩童的玩耍。爱情走远,就像井沿没有了陶罐和铁桶的碰撞,井寂寞,不是因为老了,而是因为石砌的井壁上,没有了泉水的滴答,孤独的井台上,已经没有了打水人的欢笑。有井的村庄,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偶尔,会有一两个过路人,发现了它,他们很想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水,投一枚石子于井中,探头看,浑浊的井底叠起的,都是苍凉的皱褶。



春芽(国画) 史永有

微型小说

春天在哪里

崔立

李为坐一辆公交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车到了某一站,上来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扶着栏杆摇摇晃晃地上来。看起来,很憔悴,精神很差。老人站在李为的身旁,车子里的报站器响起:“……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李为没有让座,把头扭向了窗外。后面的一个乘客站起身,把座让给了老人。

又一站,从前门上来一个挺着个大肚子的孕妇,边扶着栏杆小心翼翼地过来。看这肚子的凸起程度,至少也有六七个月了。

孕妇站在了李为的身旁,小心翼翼的,分明有些艰难。车子里的报站器又响起:“……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李为依然没有让座,把头扭向了窗外。又一个乘客站起身,把座让给了孕妇。

车到了再一站,从前门蹦蹦跳跳地上来一群孩子,孩子们像群顽皮的猴子一样,敏捷地拉着栏杆,又敏捷地走过来。

孩子们快乐地站在李为的身旁,嬉笑之间,有个孩子的小手不小心碰了他一下。车子里的报站器又响起:“……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李为仍然没有让座,把头扭向了窗外。这时,不知是哪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

“这椅子底下,是谁掉了二十块钱啊……”

几乎是在风驰电掣之间,李为迅速地把头转回来,又迅速地站起来,再迅速地把头探到椅子底下去看——速度之快,甚至比一个百米冲刺的运动员还要快上三分。

椅子底下,并没有二十块钱。干干净净的,连一张废纸屑也没有。

孩子们看着,显然也惊呆了。原本,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在逗其他孩子玩。那个孩子低着头,对着李为说:“叔叔,对不起。”李为面无表情,更没有说话,坐在座位上,脸又转向了窗外。

孩子们的心,像一阵风,风把一切都吹得无影无踪。一会儿,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其中一个孩子起的头,说:“我们唱一首《春天在哪里》吧。”这个孩子先唱了起来,其他孩子跟着也唱了:“……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李为的脸上,莫名地有些发烫。

新书架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7》

宋强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2001年共同发起,并于2002年首次出版该丛书。至2017年止,该奖项已成功举办了十六届,共有24个国家的94位作家的作品获奖。该奖自诞生以来,秉持着“国际标准、世界眼光”的宗旨,遴选出符合中国读者主流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世界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17年来,该丛书挖掘、出版了不少当代外国文学名家、大家的作品。比如,2003年以及2007年的获奖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以及勒·克莱齐奥分别于2014年、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日本

聊斋闲品

作家与酒

寇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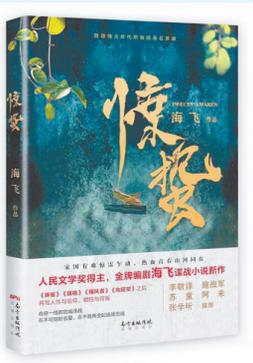
身、吃健康食物,简直是要他们的命。酗酒,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前一类作家严格的作息都是为写作建立,那么这类作家则似乎把放纵当作严酷写作的一种回报或者调剂。酗酒作家的名单可以写很长,奥斯卡·王尔德、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迪伦·托马斯、杰克·伦敦、雷蒙德·卡佛、斯蒂芬·金、罗杰·伊伯特等。奥斯卡·王尔德一天约喝2斤白兰地;对雷蒙德·卡佛来说,“家在他找到下一瓶酒的地方”,卡佛经典的缓解宿醉的方式是,一大早便来一杯;斯蒂芬·金酗酒的那些年,崇尚“喝光,全喝光”,也即

每晚睡前要喝光冰箱所有的酒。这种必须全喝光的强迫症,即使在戒酒12年后还会蠢蠢欲动,当他在餐厅看见别人桌上摆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红酒,就想冲过去大声质问:“喝光瓶里的酒!为什么不喝光?”

女作家的酗酒也当仁不让,最有名的当属杜拉斯和卡森·麦卡勒斯了。杜拉斯终身数次为酗酒住进医院,晚年她生活里的小鲜肉,一个重要任务便是陪她买醉。卡森年少成名,此后终生都与酒厮磨,她将每天的饮酒时间分成三份:啤酒时间与、鸡尾酒时间和白兰地时间,朋友形容她饮酒时的模样:“她喝起酒来像个漏斗。她说,那是茶。”

作家对酗酒的后果,当然自知,卡尔维诺将之形容为“一种不知名的自我毁灭仪式”。“仪式”一词颇为戏谑,华丽、庄重的排场感中涌动着消极、自取、自弃。这和大多数人的生命题一样矛盾,难解,也因此,作家笔下描述的以及我们正经历的生活才会超越“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永久地令我们着迷、好奇。

连载



这个时期,打入围军内部的,如果不是汪伪特工,那就是日谍。戴局长曾经说,在重庆的日谍多如牛毛,但是能打进军统局本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离在钻进被窝以前,决定第二天就向中共组织汇报。第二天国泰大戏院演出话剧《卢沟桥之战》,关东军组织二处不出外勤的人员全部来看了话剧。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陈山有些恍然,他觉得像是坐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里。陈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在这儿?当台上的演员们喊出“我们为全民族而战”时,台下的人群都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挥舞着手臂,愤怒的声音像潮水一样冲击与奔涌,大概是想把屋顶的瓦片震下来。陈山没有喊口号,在嘈杂的声音中他的内心反而变得无比安宁。他慢慢地穿过了愤怒的人群,慢慢地走出剧院。对于重庆这座倾斜的城市,他是陌生的新鲜的。他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斜坡,却又充满着水雾潮气的城市。天上挂着一个受潮的太阳,有气无力地发出白晃晃

走去。

在回罗家湾的路上,全城的汽笛突然短促地鸣放起来,那尖锐却又钝厚的声音,像是要把云层撕裂开来。张离抬起头四顾,看到不远处高高飘起了红色的信号气球,在灰暗的云层里显得有些触目惊心。张离开始急促的奔跑起来,日军航空兵队的飞机也在这一时刻掠过重庆上空。不远的较场口就有个防空洞,张离向较场口开始奔跑。张离在局部也躲过警报,但是她知道大街上远比局部危险得多,一颗炸弹果然在她附近爆炸了。她觉得自己的小腿酥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似的。这让她在瞬间失去了重心,摔倒在混乱的人群中。人群密密麻麻的向这边涌来,张离的眼里到处都是晃动着脚。这时候陈山突然从人群中向她奔来,他弯下腰把张离紧紧抱在怀里,向较场口跑去。他一边跑,一边躲着四处在他身边开花的炸弹。终于有一颗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巨大的气浪把陈山和张离掀翻在地。陈山用身体紧紧护着张离,

像一块硕大的瓦片,所有的乱石和碎渣都砸在了陈山的身上。张离喊,放开我,你快走。陈山又站了起来,推翻了身边奔撞过来一个人,他咬着牙努力地背起了张离,发疯似的往前奔去。一边奔一边喊,你还没嫁人呢,水汪汪的姑娘,炸死了太可惜。张离也大声地说,你这混蛋,你就不怕死吗?

陈山突然想起了妹妹陈夏,他想,我当然不能死。陈山说,老子有九条命,想死也死不了。

陈山背着张离往宽仁医院方向狂奔,他最终没有奔向较场口的防空洞。他判断离较场口还有很长的路,也判断张离一直在流血。所以他没有了别的选择,只有像疯子一样狂奔起来。张离靠在陈山的后背上,嗅着他粗犷的气味渐渐失去了意识。他突然觉得陈山有一股钱时英的味道。这时候的陈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他的眼前已经是一片混乱与摇晃的景象。果然当他跑到宽仁医院门口时,他觉得自己的喉咙差不多已经痛得裂开了。他看到那个红色的十字架图案时,咧开嘴笑

了一下,然后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姿势倒了下去。

那天荒木惟一一直躲在屋子里抽他的雪茄。后来他走到窗边抬头观望,终于看到了机身上有日本国旗色膏药图案的飞机。这些飞机选择低空飞行,不停地投掷牛粪一样的炸弹。在浓重的烟雾中,他把右手举了起来,向飞机敬了一个礼。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在不时地响起来,陈夏睁着懵然的眼晴说,荒木君,你的血流得更快了。为什么?陈夏问。

因为我听到了爆炸声。荒木惟吐出一口烟说,我和一般人不一样,我喜欢听爆炸的声音。

张离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了窗外白晃晃的光线。陈山就俯趴在睡在不远处的一张病床上,盖着被子,只露出凌乱而柔软的头

发。陈山的姿势很奇怪,是那种曲起了一条腿的卧姿,像一只正在墙上攀爬的壁虎。张离猛然意识到包裹里还有那封揭穿陈山的匿名信件,而那只包就在不远处的一张凳子上。

戴老板每年四一大都会重申的,局本部谁谈恋爱,半年禁闭。我们这算谈恋爱?

我们谈不谈不算数。人家认为我们谈不谈,才算数。

那天陈山望着张离快步走向宿舍,他赶紧披上了大衣,并且用大衣把自己紧紧地包了起来。他突然觉得尽管做了那么多功课,还是有许多事情让他措手不及。他晓得荒木惟让他熟悉的资料里有四一大,那是戴笠为了纪念军统局牺牲的特工设定的纪念日,但是他不晓得局本部的人谈恋爱关半年禁闭。惊蛰的天空越来越近了,他仿佛听到了天空中有隐隐的春雷在缓慢有序地滚动。回余小晚家的路在这个寂靜得一塌糊涂的夜晚显得无比漫长,他终于走到家门口,看到门打开了,余小晚把身子倚在门框上。她侧脸在啃一个小小的苹果,一边啃苹果一边说,你不会看上我离姐了吧。

瞎说也不打份草稿。陈山说。

那怎么送个人送那么久。我以为你把离姐送到上海去了。

陈山咧开嘴笑了,说,那下次让周海潮送你!

陈山边说边从余小晚的边上侧身而过,走进了屋里。余小晚一下子就愣住了,她觉得她面前的肖正国骨子,原来有些刻薄的。陈山脱大衣的时候突然问,离姐说你们是割头姐妹。余小晚又愣了一下说,你怎么……也叫她离姐了。陈山笑了,说没啥,你姐不就是我姐吗?

陈山进屋的时候,整个笑容慢慢收了起来。他突然觉得,张离的头发不简单,人更不简单。

张离一直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回忆着刚才的所有细节。肖正国做菜以前不放糖,现在爱放糖得一塌糊涂的夜晚显得无比漫长,他现在不是左撇子。去上海以前肖正国叫她张离,现在张离说叫的是离姐,他马上改口就叫离姐。更重要的是,肖正国以前执着她爱着余小晚,但是现在肖正国送她回家的路上,竟然说他的大衣一定冷了……张离已经基本判定,肖正国是假的。国共

合作时期,打入国军内部的,如果不是汪伪特工,那就是日谍。戴局长曾经说,在重庆的日谍多如牛毛,但是能打进军统局本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离在钻进被窝以前,决定第二天就向中共组织汇报。

第二天国泰大戏院演出话剧《卢沟桥之战》,关东军组织二处不出外勤的人员全部来看了话剧。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陈山有些恍然,他觉得像是坐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里。陈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在这儿?当台上的演员们喊出“我们为全民族而战”时,台下的人群都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挥舞着手臂,愤怒的声音像潮水一样冲击与奔涌,大概是想把屋顶的瓦片震下来。陈山没有喊口号,在嘈杂的声音中他的内心反而变得无比安宁。他慢慢地穿过了愤怒的人群,慢慢地走出剧院。对于重庆这座倾斜的城市,他是陌生的新鲜的。他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斜坡,却又充满着水雾潮气的城市。天上挂着一个受潮的太阳,有气无力地发出白晃晃